



追讨欠债反遭刑拘，“纸业江湖”的潜规则？

车理锋“消失”两年了。他的妻子离开了家，姐姐车玉珍帮忙照顾两个孩子。每当孩子们问“爸爸去哪儿了”，车玉珍还没对孩子们说出真相，谈起弟弟她总是哭泣，不愿相信他因涉嫌犯罪正被羁押。

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020年7月，车理锋被警察从广东东莞，抓捕至河南开封。他曾是大型跨国纸厂云南红塔集团下属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员，多年前辞职出来“单干”，销售纸厂的“处理品”。这类商品也被叫做B级品，质量不稳定，但价格比A级品低，主要供给小型工厂，后者以此压缩成本，生产一些不知名品牌的饮料包装。

“有钱人吃好肉，没钱人吃肥膘。”车理锋曾经的“大客户”任福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任福君曾担任开封誉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誉彩公司”）总经理，在2014~2018年间对接车理锋发来的货品。

“这是纸业潜规则。”他说，不同于蒙牛、伊利包装的高标准，誉彩公司生产的饮料盒“标准不那么高”，下游收货的也是小饮料厂，但他强调“这些货仍然是符合出厂标准的”。

任福君在2017年初离开誉彩公司，他的继任者李晓晶想法不同。后者拒绝支付车理锋近500余万的货款，理由是货品质量不好。2019年年底，车理锋在东莞民事起诉催要货款，法院尚未宣判时，李晓晶在开封报警，之后车理锋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刑事立案侦查，并在2020年7月被刑事拘留，民事诉讼因此中止。

开封市禹王台区检察院起诉称，车理锋“以次充好”，将处理品“冒充A级品”销售给誉彩公司，涉案金额达760万。这属于“金额特别重大”，可判有期

徒刑十五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车理锋的辩护律师余雳认为，此案是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品”只是质量“不稳定”，并不意味着全部都不合格，而起诉书中涉及的千余吨处理品，绝大多数已售往下游，库存仅几十吨，如何判定已销售产品的质量？成为本案的模糊点。本案的浮现，引发对“行业潜规则”罪与非罪的争议。

小工厂的商机

任福君在河南开封的饮料包装盒行业浮沉十几年。2007年，他投资成立了液体食品包装工厂开封誉彩塑胶印制有限公司（这些关联公司均简称为“誉彩公司”），主要生产模仿利乐包装的纸塑铝包装。

利乐包装是瑞典利乐公司开发的液体食品包装，材料包括纸、铝和塑料，能够增加牛奶和饮料的保质期。2007年任福君投资建厂时，国内已有许多效仿利乐包装工艺的纸塑铝包装小厂，他们从上游进口食品包装纸、铝箔和塑料，产品销往下游的小饮料厂。

小厂利薄，为了压缩成本，任福君寻找更便宜的进货渠道。他曾到山东兖州和日照咨询大厂太阳纸业和森博浆纸的代理商，他们都有进便宜货的渠道。任福君说，这些便宜货在行业内叫“等外品”、“B级品”或“处理品”，没能达到正常品质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有瑕疵，还有的仅仅是尺寸不达标。

生产纸塑铝包装时，纸在铝箔之外，用来印刷图案和保持挺度。任福君说，在大的纸厂，食品用紙的处理品出厂时仍符合卫生标准。他的工厂在进货时，还会对纸张的光洁度和边渗水进行检测，出厂的纸塑铝包装也会进行自检，质量监督局也会抽检。

2014年，任福君开始与车理

锋合作。车理锋曾是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下称“华丰纸业”）销售员，这家公司是大纸厂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珠海红塔”）的全资子公司。车理锋从华丰纸业出来“单干”后，在东莞注册了广东薪诺纸业有限公司（下称“薪诺公司”）等几家公司，这些公司作为经销商，从华丰纸业购买“红塔纸”（即红塔集团下属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纸张），再向下游工厂销售。

任福君说，他向车理锋购买B级品是商定好的，“A级品液体食品包装纸价格在8000元左右每吨，而B级品只需要7000元左右，能便宜1000元。”他指出，国内液包纸圈子不大，上游生产原纸的只有太阳纸业、森博浆纸和珠海红塔等三四家大厂，下游则是包括誉彩公司在内的三四十家纸塑铝包装厂家，纸张价格透明，为了压缩成本，选择B级品、处理品的小工厂并不少。

珠海华丰纸业的一名前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车理锋拿货的“处理品”，有的会在合同中写明叫“食品液包纸”。如果标注“利乐退货”，则是正品利乐包装工厂退回的纸张，由于利乐工厂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这类货物可能在细微指标上无法满足利乐标准，但仍可满足国标，但由于被退货，这类商品也会作为“处理品”往外销售，价格并不低。另外，一些处理品外售时降级命名为“白面涂布牛卡纸”，则是红塔工厂生产液体包装纸时所产生的“过渡纸”或“套切纸”。

任福君说，过渡纸产生于工厂机器转换刻度时产生的克重不稳定的纸，“比如正在生产200克/平方米的纸，要调成210克/平方米的规格，刻度间过渡的时候会产生205、208克/平方米的纸，这些纸就叫过渡纸。”那么过渡纸能不能用？尽管任福

君认为可以接受，但上述珠海华丰纸业的前员工认为，过渡纸产出过程中，有可能没有添加相关的化工原料，工艺也未达标，可能“质量不稳定”。

而套切纸是A级品的边角料，质量稳定得多。“有的纸厂造纸机的幅面是一米五，而成品的幅面是一米，多出的50厘米就是套切纸。”任福君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扔了也浪费了”。他打比方说：“老百姓家里做条裤子，边角料拼起来做个布兜，就是一样的道理。”

从货款纠纷到刑事立案

2017年初，任福君离开了誉彩公司，李晓晶作为继任者担任总经理，对接采购。车理锋公司前员工赵乐（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7年6月开始，李晓晶就口头以“公司资金有困难”为由，要求赊账，到了2018年9月誉彩公司拖欠的货款已累计540万元。记者从李晓晶一方也获悉，誉彩公司至今未支付车理锋2017~2018年度的货款。

当车理锋催要货款，李晓晶指出货品有质量问题。2018年10月24日，李晓晶从库存的白面涂布牛卡纸中取得4个样本，送往通标准技术服务公司顺德分公司（SGS）进行检测，按照食品液包纸国家推荐标准，4个样本中仅有两个达标，合格率为50%。但车理锋并不认可这个检测结果。赵乐指出，取样和送检过程中没有经过双方的见证，“到底这4个样本是如何取样的？如何保存？是否密封？我们都不知道。”

质量产生纠纷后，车理锋一度暂停发货。赵乐说，到了2019年9月底，车理锋再度与誉彩公司进行谈判，双方敲定在半年之内结清货款，同时继续供货。“那次谈完车理锋很开心，认为这批货款终于有着落了。”他出示的公司内部的发货单显示，时隔几个月后，车理锋又向誉彩公司发了一批货，但货物送去开封十多天后，誉彩公司仍然要求退货。

有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9年底至2020年追讨欠款的民事诉讼开庭前，车理锋的公司收到部分来自誉彩公司的转账，转账额度每次均为10万或20万。

赵乐说，作为经销商，车理锋许多货物订单都直接从纸厂发货，而他们发现，就在车理锋被誉彩公司退货的那段时间，华丰纸业内部人员提供的出货记录单显示，誉彩公司又通过昆山的经销商订了同样的“处理品”，即白面涂布牛卡纸。得知誉彩公司更换经销商，车理锋认为“对方明显想要抵赖”。于是在2019年12月，车理锋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誉彩公司要求还款。此后法院依法保全，冻结了誉彩公司和相关人员财产。

货款纠纷的民事案件定于2020年4月14日开庭。在此之前的4月9日，李晓晶代表誉彩公司前往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南郊派出所，举报车理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在几天后东莞的民事法庭上，誉彩公司方将公安的受案回执、第三方检测报告等材料提交至东莞